

〈黑暗星球〉

夏婉雲

古希臘天文學家將肉眼可見的星星分為六個等級，站在地表裸眼見到最暗的星星是六等星，六等以上都是黑暗星球。阿青是六等星的盲人，他出生在金門，到台灣本島跟其他盲人一起受教育，他的天空透出微光，如今再回到出生的金門上大學，天空似乎更亮了。

黑暗世界

小時，父母去台灣工作，這對雙胞胎託給外婆照顧。舅公認為盲生不用讀書，不讓他讀幼稚園。娃娃車來了，他哭著追哥哥的娃娃車，哭啞了三天才能上學。家人不讓讀幼稚園是有隱憂的，幼童常捉弄，他需要外婆陪讀和哥哥保護。

阿青和哥哥是 32 週的早產兒，哥哥生下時體重已輕，而他只有 1300 公克，像隻小貓。哥出生時眼睛正常，阿青視網膜剝離，這是早產兒最怕的。他三歲前對光有感覺，可看到水泥車的影像及黑白兩色，如今，一般人無法直視的太陽，他則能直視，隱約看到太陽光。他小時常問為什麼哥哥一切正常？也許哥哥把「養分」吸走了。他知道視障圈很多雙胞胎都是一方有缺陷，一方沒有；至於什麼時候神經會萎縮？有人國小、有人國中，就看上天的臉色了。

阿青一歲會爬、會走老是撞牆，他不知自己和別人不同，以為大家都是瞎子；有一天吃棗子，哥哥叫著：「我要這個大的，不要有破洞的。」阿青看不到，很生氣哥哥拿到大的，他伸手抓哥哥的眼睛，把他的臉抓到血痕才干休。當他知道只有自己看不到時真是驚恐；他會暴躁地抓布偶熊眼睛、扯猴子鈕釦；繼而，外婆及舅媽衣扣也被他硬生生扯掉。每次為了搶玩具而流血，外婆抱起他倆，說：

「從前，有一個小天使常常哭泣，因為他沒辦法在天上飛，幸好天神想了一個方法，把他送到外婆家，讓外公和我可以好好照顧；你是哥哥，我們都當他的翅膀幫他飛，好不好？」外公又常常找水泥車，帶他坐在 7-11 店看經過的大貨車，

或站在路邊看工程車，阿青都會高興得跳上跳下，靜靜的看著模糊影像，捨不得離開。

漸漸地適應了周圍的黑暗。要上小學了，父母擔心金門無特殊學校，又會被新同學欺負；就將阿青送回后里，就讀台中大雅的惠明學校，那兒大多是視障。他家遠，只得六歲就住校，寢室大哥哥聽他在深夜啜泣，說：「你不准想家，這點一定要學會。」

「不准想？我一週只能回家一次耶！」

週末回到后里，爸爸也說：「阿青，你要學會照顧自己，海倫凱勒說過：『活著，我們就要甘心』。」

「又是討厭的海倫凱勒。」阿青撇撇嘴，大家都不了解他的苦，他不喜歡老師、教保員、爸爸都以盲聾的海倫凱勒為例，她是金髮美國人，離台灣太遠了。

有了寢室大哥哥扶持，阿青很快適應了，阿青覺得自己是好運天使。大哥哥說我們不笨，沒有做錯什麼，只是身體有些「不乖」，才會飛慢一點，又說：

「上帝把你的眼睛關起來，卻把你的鼻子、耳朵打開；別人給什麼，你就拼命學吧！」阿青聽大哥哥的話認真學點字板，但仍舊傷心，認為自己是軟綿綿的鼻涕蟲，沒有堅硬的殼。

阿青國中也讀惠明，哥哥則讀一般學校。每個禮拜回到家，爸爸會教他功課；他讀國小、國中是免費，高中學費有減免，爸爸送他哥哥去讀私立明道高中，全力培植哥哥；他國中有了專用電腦，連上點字顯示器及語音，他的世界開闊了。

一天回家，阿青講笑話給爸媽聽，他說：「我們盲人不怕槍，因為看不到槍。我們盲人撞到牆或被別人踹倒，流再多血都沒關係，因為看不到傷口。」哥哥給他鼓掌，他心裡一陣苦笑，那一絲絲怨懟總嵌在心裡。

他不願讓路人知道他永遠是六等星，就常戴帽子墨鏡遮掩，喜歡自己是酷酷的帥哥。他對方位、氣味最明顯，住在家時，父母固定的作息他都聞得出來、在宿舍他也熟悉四個室友的氣息。有一次媽媽的手環不見了，反而是他找到的，哥

哥驚嘆不已；因為媽媽洗衣服要脫手環，這不是常有的行為，媽媽不知道擱在哪裡？是他提醒媽媽到後陽台高台找找，這就印証了寢室大哥哥說的：「要多訓練聽覺、味覺，要仔細聽，上天會聽見我們的聲音。」

在家裡、宿舍跑來跑去也不會跌倒。習慣獨立生活後，媽媽就放心他從台中考到台北啟明讀高中，即使放長假才能回家；學校有很多課外活動，他參加了合唱團、按摩社、廣播社，高二考上按摩執照可以謀生了。他又遇到生命中的貴人，教了三年的國文老師——謝老師，半盲的她上課時說：

「聽聲音，聽見狗在遠處低叫嗎？」慢慢，同學的耳朵都聽得見了，又要大家揉揉、摸摸桌上的點字書、聞聞紙的香味、風的聲音。三年薰陶下來，謝老師打開他的耳朵，他心思敏銳起來。晨光時，謝老師帶引大家在草地圍坐，說：

「仔細聽，聽到燕子擦翅悚悚聲嗎？聽到麻雀跳躍聲嗎？」有次，謝老師在教師辦公室改作文，當改完阿青的作文，興奮地傳閱他的文章給別的老師看，阿青這樣寫著：

「清晨在後院走動，聽到樹林裡松鼠跑上爬下的腳步聲；如是兩隻松鼠尖叫，聲音高低不同，就是爭地盤，嘶嘶叫就是打架，嗚嗚叫就是生氣；牠們有時呼呼噴氣、有時噁噁喊叫，靜靜聽，樹林裡有太多有趣的聲響了。」

高中以前，我脆弱流淚，日子沒有陽光，現在我變得沈靜；我忙碌地求知，希望看見光明，悲傷慢慢消融；雖然，顏色仍沈重。」

聽力越來越敏銳了，有次老師在講台低頭看著書，邊看仍低頭說：「好悶，哪位同學去把教室門打開？」台下阿青立即說：「老師，教室門是開著的。」又說：「我能感覺空氣變流通，風已吹進來。」明眼老師再問：「如果門關起來呢？」他答道：「門縫會有細條的風進來。」全部盲生都笑了。老師對盲生的敏感驚訝極了。下課邀他搭電梯，在電梯裡他告訴老師很悶，出了電梯立刻感覺有風、寬敞明亮了。和老師走在校園，他說：「老師，我不是算走多少步、走多少階梯，

而是憑感覺；嗅到不同的空間就知道該上樓了，敲導盲杖只是讓我不會跌倒，空氣激盪不同，就知道走到哪兒了，我真的不會跌倒。」

高三畢業，阿青參加升大學「特考」，這是身障生的學測，考完要填志願分發，他左思右想選擇了出生地的「金門大學」，他很想念外婆，他喜歡國文，幸好分到金大華語文系。

阿青哥哥放榜了，考上台大。是他哥哥陪去金門大學報到的，哥哥幫他擦床、鋪床墊，還請室友多多照顧弟弟，室友很驚訝地說：

「你們真是一個模子出來的，長相、聲音、動作都一樣」。

哥哥帶阿青到外婆家，阿青抱著外婆說：

「外婆、外公！不擔心我，我來陪你們。」哥哥擠過來從背後環著他。

阿青聽到長廊「喀喀喀」皮鞋聲漸行漸遠，想到要和哥哥分離四年了，他紅了眼，對哥哥喊：「你這麼用功，是為補償我、將來好照顧我嗎？就算我倆一起考上台大吧！」哥哥跑回來，緊緊握住他的手。

阿青再回金門，是重頭認識金門。表哥帶他去金城老街吃蚵嗲，晚上從總兵署起，跟隨導覽員參加「後浦小鎮之旅」，走將軍第、模範街，去朱子書院，再走洋樓、貞節牌坊，最後到武廟，坐著聽導覽員講金門先賢的故事。講到蔡復一，原來他是明代的一個瞎子，瞎子怎能成為先賢？阿青豎耳聆聽。

遇見醜才子蔡復一

導覽員說：這位金門先賢非但獨眼，還跛腳、駝背、麻子臉。阿青眼睛一亮，盲眼歷史有了傳承，這站起來的偉人是四百多年前的進士。

阿青聽著、聽著，暗中哽咽。表哥催他走，他整個人黏在座位上動彈不得，他的世界立體起來。

原來，蔡復一的童年和他一個樣。他住在蔡厝，到鄰村讀書，是用馬背著去的，路兩邊長滿芒草，草高到還能打結，路不平整，有次他還從馬背上摔下來，他說：「我長大一定要鋪平家鄉路。」他也遭捉弄，經過田間小路，小孩看他一

跛一跛的無法跳躍，故意將路旁的兩藤蔓拉起打結或將樹枝雜草橫在路上，他跨不過跌得鼻青臉腫，大夥兒就在路旁嘲笑；既使常遭欺侮，他功課還一級棒，十九歲鄉試中舉第一，二十歲到宮殿應試為進士。在金鑾殿上，皇上嫌他相貌醜陋，他跪地而拜，說：「臣麻面滿天星，卻能一眼觀天斗，獨腳跳龍門，龜蓋朝天子，祝吾皇萬歲萬萬歲。」逗得龍心大悅，誇他絕頂聰明，他能詩能文，還能兩手同時寫字。要去下一站了，他請表哥追上導覽，急切地問：「您知道蔡復一的房舍在哪兒？」

導覽心細地回答：「我建議你走環北路，去找蔡厝，再到蔡復一故居。」

周六表哥到金門大學找他，一見面，就拍拍機車說：「走，帶你去一個地方。」上了環北路一段、二段轉高陽路不久就到了蔡厝，原來表哥前幾天先來過，蔡厝現在是小聚落，街道已不如往日繁華。他們有幸找到蔡氏後代蔡流冰先生，他特地開了蔡氏家廟門別給阿青倆參拜；家廟供奉的祖先早在五代梁朝就從同安遷居來這兒了，家廟屋脊為翹脊、木窗非常別緻，雕刻雖不精細，卻很古樸。蔡厝有秀才、舉人、進士，科考功名竟達一百多人，允文允武的是蔡復一，他的列傳在《明史》裡，現在的蔡流冰處長也是人事高考及格；蔡先生說：「二十一代的蔡復一曾任貴州、雲南、湖廣軍務總督，官做到「五省經略」，後來以兵部侍郎兼貴州巡撫，因為長年奔波整治兵事，幾乎沒有閒暇，積勞成疾病逝軍旅，皇上感念他的功績，追贈他為兵部尚書。蔡氏家族相當重視傳世的畫像，每年冬至及忌日兩次祭拜『蔡復一畫像』。

阿青說：「請帶我去蔡復一故居吧！這是重頭戲。」家廟往左走二步，到一殘破的屋前，流冰先生說：「這就是故居，蔡厝 1 號。」表哥「啊」了一聲。阿青聽出故居已腐朽不堪，完全不能入內參觀。

「怎麼不整修？多麼重要的先賢啊！」表哥問。

蔡先生要阿青摸摸牆面的磚塊，他感覺上面是石頭，下面是磚塊，果然，清朝的石頭在上面；下面是現代的磚塊。蔡厝 1 號是一落兩櫺頭房，兩棟連在一起。

原本文化局要把它改建為歷史老房子，但是後代子孫對整修有不同意見，只能暫時維持現狀。

蔡先生送他們到街道口，指指蔡厝古道的登山口說：「爬古道十分鐘就到『元履湖』、『敬夫池』景點。」

他表哥猜：「『元履湖』?表示元朝人就來兒履行了吧?『敬夫池』?古早的女人是該敬夫的，對不對?」

「猜錯了!這是為紀念蔡復一，蔡復一就是字『敬夫』、號『元履』，他是金門唯一獲『尚方劍』的人。」要出村子口了，蔡先生覺得盲人阿青很好學，在路上又說：蔡復一進士及第，皇上難得的給新科進士告假歸娶，賢內助見他忙得沒有閒暇吃飯，就想出一個吃潤餅妙法：麵粉攪成糊狀，在熱鍋上輕輕一抹，做成薄餅皮，再把各種菜切細燴炒，用餅皮包成圓筒狀。餵食他「薄餅」，這樣既不影響工作，又不耽擱用餐。

送到村子口，順道參觀碧山宮，碧山宮有一千多年的歷史，是第五代祖建庵的，案上供奉許多塑像，內有一尊寫著「蔡府王爺」。「王爺」不知是否為蔡復一?只知蔡厝有一傳說，如瘟疫流行，只要掛上他的畫像，就可免除災禍，可見族人已經將他神格化了。

在回程的機車後座，他表哥轉述蔡復一「七鶴戲水」傳說，這是之前蔡厝的老人家說的傳奇：

蔡復一歷經四百多年，長相穿鑿附會的很多，較常聽聞的說法是他家世代務農，父親蔡用明躬耕苦讀，終於赴省城考中了舉人；寒門出孝子，他決定重修祖墳，從內地請來一名堪輿師，發現一處「七鶴真脈」風水寶地，子孫可以七代為官。只是，他如果洩漏天機，將凶煞到風水師本人，雙眼會失明，再無法堪輿度日。蔡家答應一定終生照顧大師，接他供養；不過時日一久，家人難免心生倦怠。一天，丫鬟端來一盤香噴噴的羊肉給風水師吃，他正要吃時，丫鬟說溜了嘴：「這隻羊掉進糞坑裡，我們都不敢吃呢！」風水師感到寒心，難保自己老邁，蔡

家會趕他走。想了一個自救法：當著大家面，故意掐指算，假裝說：「這墓穴當初在座向上犯了差錯，恐怕會『凶象變異』，非但子孫無法中進士，還將禍延八代。如果不信，可以遣人至墓穴，拊耳傾聽，看墓穴中是否有嘩嘩水聲，若有，即表示「惡水流棺」，證明我所言不虛。一查，果然有水聲嘩嘩，開掘後，水聲中有七隻白鶴飛出，有六隻飛到別村落地，唯一被墓穴主人壓回逮著的那一隻，傷成獨眼、跛腳、駝背，就是「蔡復一」轉世。

回到金門大學

聽了這些故事，阿青多希望瞎眼的厄運也能破解。曾聽過《盲人律師》電影，律師為勞工打官司，知道盲人不只是按摩，還能奮鬥成律師；他看了許多點字版勵志書，譬如：讀過視障《上帝沒有跟我說不》、舞者《單腳舞動人生》還做主持人，看過《盲人的星球》，作者用詩的語言激發人的生命力；他看過五兄妹被送到孤兒院，卻沒有抱怨的《天使不哭泣》，阿青不解，難到他們心情都沒有起伏？阿青找到蔡復一的官服照貼在床前，低潮時夜晚摸一摸，摸他的左瞎眼，對他默默說說話，尋求安撫。

一天，他夢到跟風水師去蔡家山坡的墓地，果然聽見墓穴裡傳來嘩嘩的水聲，他驚駭的請地理師協助。地理師才一開挖，大水立即湧出沖到了跟前，他用雙手掬起水，洗了三次眼睛，眼睛立刻好了，他睜大眼睛貪婪的看這片青山草地，這是漂亮的黃色、這是翠綠的大樹，連拱起水泥墓地，拱形也異常好看，他昏沉沉地睡著了。

一驚醒，雙眼還是看不到，寢室仍是黧黑一片。他靠著枕頭墊，哀哀自憐道：「我怎麼不是聾子，只要植入電子耳就可聽見了。而瞎眼，龍穴水還是沖不掉心中之怨；胎兒時和哥哥共用循環的血液，我知道有『雙胞胎消失綜合』症。雙胞強者會吃掉弱者，我該像紙片人的融掉，既然爭不到血液，就把我萎縮、把我枯竭掉。哥，優勝劣敗，你把我吸收吧！我何苦來世上走一遭，這痛誰能解？」

低潮不久又轉為高潮，像往常一樣，他躺在床上想：「蔡復一跛著一隻腳，還能指揮打苗族，一輩子麻臉還能和屬下運籌帷幄，駝著背還能統帥部隊；我只有眼瞎，根本不算什麼？」繼而又想：「將來我不做洩天機的風水師、不做關西摸骨師。既然做了大學生，還是用知識助人吧！」他從沮喪的谷底又爬起。

回到金門大學，一切都平靜下來。系裡很少盲生，安排他做了一演講，憑著廣播社的訓練，他侃侃而談，說：

「我如果眼明就是普通人，我失明就當家中發生大火，當下會難過，覺得老天怎麼拿走我的寶貝？多少次反反覆覆，我起起伏伏、沮喪又抱希望。舉例來說：盲人找對象非常困難，我的女朋友交往兩年分手，因為她是半盲，說我是利用她的眼睛，能到處走動而跟她來往，我很難過，我多希望是愛她和被愛啊！心情就是這樣起起伏伏的。」阿青的告白感動許多人，演講之後，他成了系裡名人，老師、同學都認識他了。

高中課本都是點字書，大學功課對盲生而言太深了。幸好輔導室有資源中心，他跟學校申請了助理，一科有一個助理協助他課業。另外，金大算公務機關，必須僱用一位殘障人員才不會受罰，否則罰很重；學校在資源中心為他開一個空間，他可以為老師按摩，由學校支付費用，他算是領最低月薪的員工，也就是他固定有月薪兩萬二。原本爸媽、外婆認為他沒有生活能力，現在，他在金大有薪資，還可到金門酒店給觀光客按摩，有了生活費，他活得信心滿滿。

在金門，蔡復一教他世界搖搖欲墜時不要哀慟，仍可站穩腳步。現在有工作，他感覺小時候做的夢離他近了。

他哥哥來信說：「弟，我以你之眼看世界，真的不一樣，從你身上我學會很多。」

阿青笑了，不管他哥哥懂不懂，他回信道：「我知道你愛我，父母老去，你會一直照顧我。謝謝你當年沒把我『吸掉』，哈哈！我像金門的海芙蓉，隨海風搖擺。以前，我拄著導盲杖看不見太陽；現在，月光寧靜又安詳的照亮我。」

他如約到酒店門口，一名服務員來帶他，黑暗星球來嘍！他輕輕搭著那人手肘，穿過走廊去給人按摩；日後他會是歌手吧！會是特殊學校老師吧！

夏婉雲108.12.20第十六屆浯島文學獎散文優等獎得主 作者簡介 淡江大學中文博士、兒童文學碩士、師大國文系。現為東吳大學助理教授，文章選入翰林教科書，出版18本書，得過金鼎獎、台北、新北、桃園、花蓮、浯島文學獎的新詩、散文、兒童文學獎。專長：現代詩、現代散文、兒童文學的創作、教學和研究。